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醒世新編
第五回 兩毒纏身難救藥 片言提要枉勞心

且說隱仁要考遺才，頭兩日便耽心思，恐身體受不得苦，買了衛生丸養了，丸許多丸藥，盛了許多大土膏並考具收拾兩日。這日五更天起來，仍坐轎至學院前下轎，考遺才的人已擠在一處，一時頭門開了，聽得人說這學台考監生搜檢甚嚴，片紙隻字均不許帶，隱仁這倒不怕，所怕無工夫吃煙，一面又想起前日船上素金妹妹說話來，心中便有些懊悔，說煙是吃不得的，吃了便是廢物。正在呆想，聽得二門口已開點，一時又聽見叫魏某，隱仁知道是自己名字便搶步前來接卷，口內連聲答應有，一邊書吏且不交卷說將監照呈驗，隱仁隨即呈上，學台不言語，書吏指道：「恐是假的。」隱仁道：「是一百零八兩京銅捐。」書吏又想了號數不錯，方才交卷。一面使他至搜檢處搜檢，隱仁任他搜檢過，然後看卷面，是西文場「傷」字第九號，隱仁自攜了考具，氣喘得了不得，隨將丸藥拼命咽嚼，滿口苦水。欲要吃煙，卸不能開盤，只得立了燒煙，風又大，燈燄閃爍不定，煙不能進斗，隱仁著急，看見別人皆是吞泡，不得已亦吞了兩個卻不能過癮，正在無法，聽得廊外叫看題目，隱仁一看監生題是「以粟易之」，自己暗笑，原來此題是笑捐監生的。卻將做文章丟開一邊，要癮過癮要緊，左思右想，只得吞膏，卻忘記帶茶壺，又無熱茶過口，心中難過萬分。過了一時，眼中火冒，鼻內煙生，吞得多了，舌上便覺起了殼一般，勉強打起精神做了一篇，足足有三百二十字。末及炒完，策題已到，看係問錢塘江至鯨子門以外七百里，其中風濤沙線若何？此處係浙江海口與定海舟山一律緊要，將來防海若何整頓？題目有七八行。皆以洋務發問。隱仁見了呆了半晌說：「罷了，為何遇見如此晦氣題目。」一面又恨煙膏未曾吞慣，無可奈何，拼死又吞兩口，不管三七廿一，便將策題看來看去，特些夢話說在上面，已覺人來不得，兩足如踏棉花一般，身體漸漸發起熱來。只得帶草連真將策謄好，又有五言六韻試帖一首，其時早已放過二牌，堂上高聲催叫繳卷子，隱仁急得屁該尿流，早已不能動彈，煙癮又不能過足。無奈何抄了一首歪詩，抄好讀讀，實在心上自己過不去，因堂上催卷子甚急，只得交了。收拾考具出至廊下，渾身似汗，自知身體虛弱恐要脫癮，急急挨到二門口，見人尿滿地，臭氣難聞，有許多人在尿地中擺開盤過癮。隱仁說：「妙極！」也顧不得尿不尿亦將考籃內煙盤擺開，用書卷遮著風正要燒煙，不料一失手，一大缸大土膏翻得乾乾淨淨並將煙缸打破。隱仁著急，只得用指頭廳起用鼻一聞，大半皆作尿臭，於是隱仁全身倒在尿中即燒了一口，正如餓鬼搶齋，不辨香臭。

到第二口覺得全是尿氣不能入口，便登時作噁心。先前不覺如此之難過，如今更難過萬分了。正在寸步難移，又放三牌，只得挨聲喘氣擠出門來。家人接著，見其面色早換了一個人，家人吃一驚，不敢問，扶上轎一直回寓。

隱仁半晌不能言語，至三更時分方能說話，家人早將煙打了十數口預備，先前已從鼻吹了十數口。隱仁得了煙氣，故得無恙。今見了煙，只勉強吃了兩口，自覺受不住：「夠了，不如養養罷。」家人又將帶來人參煎了五分與隱仁服了，然後服侍他睡下。次日不能起臥，至夜心中方覺明白，自己悔恨好好一個人為何要吃煙，幾乎送了性命，將來正場一連九日，如何吃得這般辛苦，不如不過正場為是。第三日先生來要看文章，隱仁道：「幾乎送了性命，再不要說起文章。」先生不信，問及家人，始知隱仁是真話，不便再說只得說：「養數日便好，不得的。」先生不便多坐，不一時辭去。

過了數日乃是八月初五，隱仁已病癒，思想考遺才苦楚，不如不下場。又想難得遇見鄉試，功名要緊，登時考遺才苦丟在九霄雲外了，便說：「收拾考籃。」家人個個為老爺捏把汗，不敢違拗，只得為他裝了米，捆了炭，結束了小被褥並號簾號幃，隱仁自己檢點書籍，並點了幾樣考食。於這初八日天未明時即乘轎進場。誰知轎不能拾入柵內即歇下，轎外許多人來搶考具，說代相公背考具的。原來柵內送考人不能進去，所有背考具之人均係穿號衣，是大水師派來的。隱仁見了穿號衣的彼此爭奪考具已看得呆了。好容易掙到點名台底將考具坐在身下。

不一時點名接卷，再將考具提及，重有千斤，隱仁又未曾吃過這苦，又好看將考具提到二門內，人多擁擠不開，籃內什物便擠破倒了一地，踏得粉碎。幸前回與先生同船的鄭芝芯看見，代他收拾，並喚了一個青衣甲手代背考具送入號中。隱仁便說：「人來不得。」遂開燈過癮，號軍說：「相公，等我與相公掛起號簾，鋪起被褥再過癮末遲。」隱仁說：「等不及。」鄭芝芯知是隱仁受不起這般苦，代他難過。一面交代考具，一面說：「我要尋孔先生去了。」原來孔先生是第十次下場，苦是吃慣了的，先生到場尋朋覓友獨來獨往，曉得隱仁在這號中，進來望望。剛至號中便遇見鄭芝芯，芝芯告訴他隱仁考具擠翻，人幾乎躍死，先生亦不在心。二人復至隱仁號口，正見隱仁兩眼翻白，不能起坐。二人只得說：「隱仁兄，有屈了。」芝芯道：「想閣下在家從未吃這般苦楚，我想這個八股是害人的。」先生不喜歡聽倒興話，便說：「胡講，哪有文章能害人的。你看我，如何進來，何嘗跌死。芝芯兄，請到我號裡去坐坐，讓隱仁兄息息力。夜裡好有精神做文章，後日再來拜讀佳作。」隱仁不能起身，只說：「得罪。」於是先生拉了芝芯回到自己號中。芝芯道：「隱仁不該下場，我雖中了一個副榜，其實亦吃不起苦，將來決不再進這場來。」先生道：「你今科要中了。何必再來。」芝芯道：「不是這般說，我朝重在時文，讀書人即由此做官。仔細想想，時文中全無實用，白白耽誤了許多英雄豪傑。如你我一般，若將這做文章心思材力用以謀利，我想早已發財了。且四書五經所說治國平天下之事均係陳年已往不能依之事，即如一部《周禮》，一部《春秋》何嘗是依得來的，宋朝王安石依了《周禮》行事，便誤盡蒼生，又有人仿春秋車戰，遂致一敗塗地。依我看，十三經尚且無用，何況時文。今中國人人盡力於時文，讀了時文便迂腐，既迂腐不但治國平天下不能，即謀一家之衣食猶且朗不保暮。」先生不待說完便說：「話是不錯的。且看此回中不中再說。」正說間，號軍來說號官要來封號門，芝芯即辭先生，匆匆而去，要聽中與不中，且聽下回分解